

—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

闻一多研究述评

天津教育出版社

闻一多研究述评

商金林

责任编辑：许幼珊
书名题字：韩嘉祥
封面设计：董建

闻一多研究述评

商金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 14.625印张 5插页 325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

ISBN 7-5309-0691-7

J·43 定价：7.70元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就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 and 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

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 and 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对他（闻一多）我比对谁都信任。这位沉静的学者的才华是无限的。

他（闻一多）辨别西方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最为智慧的一个，他总归比谁都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先驱者。

——摘译自曾在西南联大执教过的英国教授白音（Robert Payne）的《觉醒的中国》（1947年在美国出版）^①

引 言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人，是“五四”以后新诗界的重要代表，他在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的探索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旧诗到新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比文言文转为白话文更深刻。文言文一打就倒，旧体诗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我国是一个“诗国”，“诗”的地位在“文”

^① 转引张小悻《诗人·学者·战士——忆闻一多先生》，刊《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

之上。我国的古典诗歌名为古风，实是时时随着时代变化的新体诗。“由诗而骚，由骚而赋，由赋而为汉魏五言，由汉魏五言而为唐宋七言。七古中又时杂长短句法，形式至为复杂，用韵亦较宽大。内容则自康衢击壤，大廷享宴，士庶赠答，郊祀乐章，以及思夫怨妇之辞，靡所不包。大概前代之新体，即后代之古风，而后代之新体，又将变为再后代之古风，如是相因缘，相演变，历千年之久，而成为一种雄伟高古，富丽无伦，无施不宜之中国诗体。”^① 中国文化传统在诗歌中的积淀比其它任何文艺形式更为深厚，古代诗歌更能代表中国文化，其中包涵的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艺术心理、欣赏习惯，远比其它文艺形式丰富。因此，诗歌的转变（由古诗到新诗），所涉及的民族文化心理，比其它文艺形式（如小说、散文、戏剧）更为深沉。这种转变采取什么方式？是“演进”还是“创变”；是横向移植，还是纵向继承；是现代化，还是民族化？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论争和探讨，一直延续至今，见仁见智，论说纷纷。新诗自1917年2月问世以来^②，一直比较虚弱。在前后70年的漫长岁月中，虽曾出现过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也曾有过创作热潮，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闻一多在诗歌由旧体到新诗的转变过程中，作过苦心的尝试和开拓；他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作出卓越的贡献，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无私地奉献了血和生命。闻一多——这光辉的名字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

① 朱石白《诗言蠡勺》，刊《中日文化》第2卷10期，1942年12月出版。

② 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6号上，刊登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后改题名为《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和《孔丘》。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声称《蝴蝶》和《他》是新诗。

史上永远放射着诗人、学者、斗士的光芒。研究闻一多，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在本世纪各种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考察新文学发展的历程，探讨学术研究的途径，思索知识分子的道路。而对闻一多研究的研究，则蕴涵着更深的探究：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文学评论的思维方式、自由意识的价值，等等。对七十多年来的闻一多研究作一个客观的概述，我们能从那些互逆、互异、互补、互激的评说中，真实地看到闻一多其人，以及他在各个时期产生的影响。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认识的过程。感性的批评，理性的批评，诚实的批评，固然值得认真地揣摩，就连那些任意的揣测，离奇的极端论，以及偏谬的，甚至是丑角式的批评，也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清华求学期间的闻一多评介（1912年冬—— 1922年5月）.....	1
第二章 《红烛》时代的闻一多研究（1922年——1928 年《死水》出版）.....	9
《冬夜草儿评论》引起的评论——梁实秋《评 一多的诗六首》的前前后后——饶孟侃的《评一多 的〈园内〉》——为法、朱湘评《红烛》——天公评 《渔阳曲》——闻一多与《诗镌》——饶孟侃、徐 志摩论闻一多新诗的音节——朱湘的《评闻君一多 的诗》以及刘大白、黎锦明、徐志摩的反批评—— 结语	
第三章 《红烛》、《死水》较深入系统的研究（1928 年1月诗集《死水》出版——1937年7月）.....	87
从诗集《死水》的广告辞说起——徐志摩论闻 一多——沈从文的《论闻一多的〈死水〉》及其反响 ——邵冠华、朱湘论诗集《死水》——陈梦家的 《新月诗选》——拾名论诗集《死水》里的动词 ——王哲甫等谈诗集《死水》的缺点——威维翰、 苏雪林谈《红烛》与《死水》的风格——关于新诗	

的流派和分期——“音尺”、“顿逗”与“重音说”——结语

第四章 抗战期间的闻一多研究（1937年7月——1945年）……………176

闻一多新诗“绝产”的原因——抗战初期的闻一多研究——抗战期间闻一多掠影——抗战中、后期的闻一多研究之一（郭绍虞、臧克家谈“格律诗”）——抗战中、后期闻一多研究之二（朱自清论闻一多的新诗）——誉闻一多为“学者”——结语

第五章 建国前三年的闻一多研究（闻一多被害——新中国成立）……………216

“千百万人的血泪汇成了浩荡的江河！”——挽联咏章哀歌——《人民英烈》略述——“重新估价”《红烛》与《死水》——闻一多的学术道路——闻一多与屈原、胡适、梁实秋、吴晗、朱自清、鲁迅——闻一多传记和《闻一多全集》的出版——结语

第六章 建国至“文革”前的闻一多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291

郭沫若的《〈闻一多全集〉序》引出的评论——艾青、孙执中、谭之仁论闻一多的新诗——李广田、王瑶论闻一多的诗——臧克家、何其芳、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等论闻一多的诗——开拓闻一多研究新领域的陈梦家、荒芜、何若、葛贤宁、上官予——董楚平论闻一多的新格律诗——史靖的

《闻一多》——结语

第七章 台湾、香港地区的闻一多研究点滴 (1966年 ——1977年)	326
--	-----

第八章 新时期的闻一多研究 (1978年——1988年)	329
------------------------------------	-----

《闻一多纪念文集》的出版——佚著的发掘整理——全国闻一多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近年来闻一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闻一多的政治观）——近年来闻一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二（关于闻一多的艺术观）——近年来闻一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三（关于闻一多的诗歌）——近年来闻一多研究的主要议题之四（关于闻一多的学术成就）——国外闻一多研究一瞥——结语

附录

闻一多研究资料索引选辑	391
后记	455

第一章 清华求学期间的 闻一多评介

(1912年冬——1922年5月)

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的祖先是鄂东一带有名的世家望族，书香门第。父亲闻固臣是清末的秀才。闻一多幼时天资聪慧，性娴静，且勤学，6岁入私塾读旧书，10岁（1909年）到省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武昌起义后回家避难，1912年春复回武昌上学，初入民国公校，不久又入实修学校，这年秋天考入清华学校，年仅13岁。清华学校那时是个中等学校，相当于中学加上大学预科，学制为8年。闻一多入学后因英文成绩差，自动留级。1921年快毕业时，又因支援北京八校教师“索薪”斗争而罢考，被罚延缓毕业1年。这样，闻一多在清华学习了将近10年。在校期间，他不仅是闻名全校的“诗人兼革新家”，也是清华剧坛上很活跃的编导和演员，是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

由于种种原因，对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的文学活动的研究被忽视了。关于闻一多编剧和演剧的资料，仅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如获奖的名次、简洁的评语，以及闻一多自己的记述。

闻一多的戏剧活动是从1913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和几位

同窗好友一道，以其在武昌耳闻目睹的清武昌都督瑞澂镇压革命党人的实情，以及革命军起义后，他们闻风丧胆，狼狈逃窜的情景为题材，自编自演了第一个新剧《革命军》，讴歌辛亥革命。闻一多在剧中饰“革命党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反动势力的刀斧面前，横眉冷对，威武不屈的革命志士形象。该剧演出后，博得师生们的好评，荣获全校戏剧比赛的第二名。1914年，闻一多所在的班级又演出了喜剧《打城隍》。剧情是：有士、农、樵三人，逃避秦之苦役，来到一庙中，求僧人保护。僧人让他们着神象之衣冠，坐于龕中，佯为偶像。士为城隍，农为判官，樵为小鬼。二吏至，焚香列供求神助其捕人。次日，吏仍未捉到人，复来庙中，见供品已无，便鞭城隍，责其吃了供品而不帮助他们。二吏去后，士要农着城隍衣冠，他为判官。第二天，二吏又至，说城隍误听了判官之言，乃鞭判官。二吏去后，士又坚与樵更换衣着，愿装小鬼。谁知二吏再到时，又将小鬼狠揍了一顿。士号叫起来，其他二人不觉失笑。于是三人皆为吏捕去。在这个剧中，闻一多饰差役，举动幽默滑稽。翌年，他又在《两仆计》中饰律师，在《兰言》中扮演老母。1916年10月，全校戏剧汇演，闻一多所在班级全体化装表演《蓬莱会》，他扮演了一只驴，“振耳长鸣，众皆失笑”^①。这次演出，获全校第一名，得锦旗一面。这年秋天，清华成立了全校性的“游艺社”，闻一多为副社长，分管戏剧部。这年12月，清华举行戏剧演出比赛，中等科和高等科各演一剧：中等科演《紫荆魂》，高等科演《劫里姻缘》。闻一多作为中等科的选手参加了演出，在《紫荆魂》剧中扮演

^① 《辛酉镜·乐剧》，1917年6月15日出版。

“寡妇大夫”。比赛时，前来观看的清华师生和来宾有六百多人。据《清华周报》记载：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演剧者装饰色彩，备工极精，言动周旋，曲尽其妙；观剧者，亦心旷神怡而忘疲”。经裁判员评定：“中等科所演之《紫荆魂》为较优”，“高等科之《劫里姻缘》虽表情高尚，曲折尽致；而布景之精巧，诙谐之奇诡，运用之匠心，惨淡经营之处，中等科尤见出色”。^① 评比结果，中等科获胜。闻一多为何如此爱好戏剧？闻一多在他主编的级刊《辛酉镜》“杂剧”专栏前言曾这样写道：“夫戏剧者，裨善惩恶，鉴古资今，入人深而为用广。”又说：“戏剧者，亦教育之途尔”。闻一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事戏剧活动的。1919年底，“游艺社”改组成“新剧社”，闻一多担任新剧社的编辑部负责人，集体编写了《鸳鸯仇》、《巾帼剑》等剧作，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他在这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貽讥于人，亦滋幸矣。”同学们赞扬他“精神上的忍耐与躯体上之忍耐俱全”。^②

对于美术，闻一多自幼就有奇好，下笔不拘陈法，随意创造。清华的学生团体经常请闻一多替他们画海报，以及年刊的封面画，设计各级会用的徽章和图案。为表彰闻一多在美术方面的贡献，校方曾授于他一个特奖。^③ 据《辛酉镜》记载：闻一多擅长“水彩景画，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他参加了美术教师组织的“校外写生团”，曾“以图画冠全级，奖

① 见《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出版。

② 转引自刘烜《闻一多评传》第28页。

③ 见《清华周刊·增刊》第1期，1915年6月26日出版。

景画一幅”^①。他还担任过清华学报的美术副编辑，并专门研究过北京各种书刊封面设计。1919年秋，他与同班同学杨廷宝、吴泽霖发起成立美术社，社员多达50余人。他们有专门的画室，作品受到国内著名画家的重视，闻一多和其他社员的作品还曾送到巴拿马的博览会上展览。他后来留美时选择芝加哥美术学院学美术，同他这个时期对美术的偏爱，以及他的美术造诣是分不开的。

闻一多热心课外活动。当年清华的教员，有中有西。中国教员担任中文与历史的教学。西方文学和科学等课程，由外国教员教授。校方鼓励学生自治，每班都有自治会，并设有中英两种语言的学术研讨会。闻一多在辩论会里非常活跃，据《清华周刊》介绍，闻一多升入高等科后，就担任了年级的“书记”和“辩论代表”^②，他主持的辩论会的议题，有《中国应保持其农业社会，抑实行工业化？》（英文题）、《经济主义与道德主义孰为最适应于今日之中国？》、《中国应否实行自由结婚？》、《图书馆与体育馆孰为重要？》^③，等等，这些议题在当时都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闻一多又是演戏，又是画画，又是领导学术团体，是个大忙人。有时他心里很矛盾，质问自己这样下去对学业有没有好处？他在1919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枕上忽思屏弃百事，颛心读书，觉数月来，碌碌旦夕，六凿攘于内，群蜚兴于外，学荒志弛^④，何益可言。

① 详见《辛酉镜·美术》。

② 《校闻》，刊《清华周刊》第145期，1918年10月10日出版。

③ 见《清华周刊》第82期（1916年10月11日出版），以及《清华周刊》第86期（1916年11月8日出版）。

④ 似为“弛”字之误。

暑假中作《惩志》诗，曾几何时，而覆辙复蹈。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艺圃，宽候岁月，未必不能出人头地。何事浸浸末务，以自图顾烦虑哉！

话虽这么说，但身不由己，结果还是演戏，作画，从事各种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显得更活跃了。他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岳飞的《满江红》，贴到饭厅前的布告栏里，借这首词抒发他“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他担任学生代表团的文书，还代表清华学生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聆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讲演。

与戏剧和美术相比，闻一多最热心的还是文学。早在1914年，他就担任了《清华周刊》的编辑和集稿员。1917年，主编级刊《辛酉镜》。1919年，担任《清华学报》学生方面的编辑。1921年11月20日，清华文学社成立，闻一多担任了文学社的“书记”和诗歌组的“领袖”^①。据不完全统计，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发表了文言文30篇，白话文18篇，旧体诗16首，新诗14首（写了40首），自编了诗文合集《古瓦集》和诗集《真我集》。当年评介闻一多诗文的材料，仅有闻一多的自述，以及老师的评语。

闻一多在写新诗之前，旧体诗已经写得很熟练了，颇有诗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放弃了旧体诗的写作，创作新诗。他在《〈古瓦集〉序》^②中说：“1920年春作了一首应课的白话诗，赵瑞侯先生评曰：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

① 《志文学社》，刊《清华周刊》第228期，1921年12月2日出版。

② 《〈古瓦集〉序》（1921年7月作），收入《古瓦集》，该集未曾出版，原稿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似不必趋潮流。”闻一多觉得老师的批语“真是可笑，特此把他录下来。”还有一次，作文课要求翻译英国诗人坎白尔的《点兵行》，闻一多勉强用文言译了。这是为什么呢？他在《〈点兵行〉序》^①中说：“读工部《兵车行》拟书所感，久而不成。适见英人坎白尔点兵之歌，其写战争惨况，亦复尽致，以视杜作，异曲同工尔，爰译之，译事之难尽人所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得其仿佛，犹以文言者，正使读者将以证原作，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仿佛者几何？亦以昭文言之罪也。”而这首勉强用文言译的意在“昭文言之罪”的《点兵行》，竟得到了老师的奖赏，批语为“惟惻动人”。这二则史料，既点出闻一多的旧体诗的根底甚深，又展示了他那“要做诗，定得做新诗”^②的开拓和进取精神。

这一时期，评介闻一多的文字大都是零零碎碎的。比较完整的评述只有一篇，题名为《闻多》，刊登在1917年6月15日出版的辛酉级级刊《辛酉镜》上。《闻多》是迄今为止，有关闻一多生平的最早、最珍贵的一份史料。

《辛酉镜》是闻一多所在班级（辛酉级，即1921年级）^③在中等科（相当于初级中学）毕业时编印的一本纪念级刊，由闻一多任总编辑。他在《辛酉镜》的《发刊辞》中谈到《辛酉镜》创刊的缘起时说：

丁巳（1917年）夏，吾辛酉级将升入高等（由清华学

① 《〈点兵行〉序》（1921年春夏间作），收入《古瓦集》。

② 风叶（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刊《清华周刊》第211期，1921年3月11日出版。

③ 闻一多本应1921年毕业。这一年，他为了支持教师的“索薪”斗争，参加罢课罢考，受到校方“留学一年，推迟出洋”的处罚。